

人

生

法
莫泊桑
著
李青崖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47.1352

MBS7

47.1352

MBS7

人生

法 莫泊桑著

李青崖译

南文艺出版社

Guy de Maupassant

UNE VIE

根据巴黎Calmann—Lévy书店“霞光丛书”本译出

人 生

〔法〕莫泊桑 著

李青崖 译

责任编辑：罗尉宣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

1993年5月第1版 1994年2月第2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375 插页：2

字数：187,000 印数：5,501—11,500

ISBN7—5404—1094—9

I·379 定价：（平装）：6.00元（精装）：9.00元

第一章

拾掇过箱子之后，娣妮走到了窗子眼前，但是雨并没有停止。

上一天夜里，狂雨在屋顶上和玻璃上扑了个通宵。被黑云压低了的天空仿佛满是裂缝似地，把它盛着的水向地上倾注，泥土浸成浆了，融化得像是糖浆了。一阵阵的急风从炎热的空气中间鼓荡，在行人绝迹的街道上可以听见那些从水沟里溢出来的急溜的响声，街边的房子都像海棉一般吸收着那种窜入内部的水蒸气，使得各处的墙壁从地下室直到阁楼全是汗淋淋似的。

娣妮上一天从教会女学里搬出来，她从此是永远自由的了，心里正预备领略种种经过多年梦想的人生幸福，现在害怕的，就是她父亲为了天气不好因此把动身的日子耽搁下来，所以从早上她就向天空探望了好几十次。

随后，她发现自己忘了把年历收在旅行袋里。于是从墙上把它取下来，那是一方不大的硬纸板，按月份分成十二行，围在一幅图案当中，用金字载明着一八一八年的日子。随后她拿起一枝铅笔抹去头里的四行，抹去每一个基督教圣徒的圣名^①直到五月二日为止，这五月二日正是她出校的日期。

屋子的门外有人叫着：“娣袅蒂^②！”

① 西洋有一种专供天主教徒使用的年历或者月历，按照他们教里每个圣徒的节日，把每一个圣名和历上的日子并列出来。

② 娣袅蒂是娣妮的昵称。

姊妮回答道：“进来，爸爸。”末后她父亲进来了。

那就是勒贝尔狄雨·伏德男爵，他的教名是西蒙·雅格，性情偏执而又仁慈，道地的十八世纪式的清门子弟^①。他是卢梭的热烈信徒，对于自然、田园、森林、飞禽和走兽有一种情人式的爱恋。

出生于贵族家庭，他从本能上憎恨九十三年^②的大时代，不过他的气质是达观的，教育又养成了他的自由思想，所以他用一种于人无害的和直言不讳的憎恨去排斥暴君政治。

他的优点是秉性厚道，他的弱点也是秉性厚道，那种厚道为了爱怜，为了给与，为了掌握，都是魄力不够的，简直是一种造物主式的厚道，散漫而没有抵抗力，仿佛像一种意志上的神经迟钝，一种毅力上的缺陷，几乎近于一种过失似的。

他是个注重理论的人，指望把自己的女儿造成有幸福的，长厚的，正直的和温柔多情的，为着她，他考虑过整个一套有关教育的计划。

她在家里一直待到十二岁，随后才被人送到圣心女学读书，尽管她母亲为了这件事情哭过好多次。

她父亲当时的主张是把她严格地关在学校里，既不使人知道她又不使她知道人世间的一切事物。他指望自己的女儿在十七岁从学校里出来养成了纯洁贞淑的品德，然后由他本人去使

① 在法国的贵族称谓当中有一种叫做“Gentilhomme”，直译就是“温雅的人”，必须生而为贵族者才有资格享受此种称谓，若是由本身受封的不在此例；这正和魏晋六朝的“清门世系”相同，故译作“清门子弟”。

② 九十三年即一七九三年，是为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积极扫除封建势力的恐怖时代。法兰西王鲁意十六世夫妇俩都是那一年在新头台上被人民处决的。

她濡染一种理智的诗意，并且仗着田园，在肥沃土地的环境中间去启发她的性灵，利用动物的种种简单爱抚，利用人生的种种显著的定律，去启发她那种在外表上天真得毫无猜忌的愚昧。

现在她从学校出来了，神采飞扬，精力充足，渴望着幸福。从前，她在闲着的白天里，在漫漫的长夜里，在抱着希望的孤寂境界里，早已神驰于一切欢乐，一切可爱的偶然，现在她一心预备接受这一切了。

她的面貌很像一幅由韦洛内斯^①画的人像：金黄的头发是有光的，可以说是由于皮肤的色泽它显得更其清浅，皮肤是极其细润的，白里略带粉红，覆着一层薄薄的毫毛，一层只在日光下面隐约望得见的薄绒样的毫毛。一双蓝的眼睛，蓝得像是荷兰陶质小人儿的眼睛一样。

在她鼻端的左侧，有一粒小小的黑痣，右颊下另有一粒，带着三五茎和皮肤同一颜色的毫毛，不过那是新长出来的。她的身材是高大的，在胸部显得丰满，在腰部显得起伏。她的清亮的声音有时候仿佛过于尖锐一点，但是她的诚实的笑声却使她的四周感到快乐。她时常用一种不经意的动作如同拂拭头发似地把双手举到鬓角边。

她看见父亲进来之后就跑过去抱住他吻着：“现在，我们可要动身？”她说。

他微笑了，摇着一头已经变白的长头发，一面伸手指着窗子说道：

“这样一种天气，你要我们怎样动身？”

但是她温存地带着媚态来央求了：“噢！爸爸，我们动身

① 韦洛内斯是十六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派名画家。

哟，我求你。下半天一定会晴。”

“不过你母亲永远不会答应。”

“会答应的，我答复你，我负责去做说客。”

“倘若你能够说服你母亲，我有什么不肯。”

于是她连忙向着男爵夫人的屋子里走。因为她正抱着一种逐渐增加的着急态度等候这个动身的日期。

自从进了圣心以后，她一直没有离开过卢昂市^①，因为她父亲绝不允许她在达到十七岁以前享受任何娱乐。仅仅有人带了她到巴黎去过两次，每次住了半个月，不过那仍旧是一个城市，而她只梦想着乡村。

现在她就要到他们的私产白杨堡去过夏天，那是他们的一个造在伊埠附近悬崖上的家传古堡^②；并且她指望在那种接近海边的自由生活中间有一种无穷的快乐。此外，家庭中间早已决定把那座古堡留给她，使她在结婚之后一直住下去。

雨呢，从上一天傍晚就没有停，这是她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大伤感。

但是，三四分钟之后，她从她母亲屋子里跑着出来了，向四处叫着：“爸爸，爸爸！妈很愿意，你教人套车吧。”

狂雨绝没有停；并且到了那辆四轮马车开到门外的时候，还可以说它下得大了一倍。

① 卢昂市是诺尔曼第的旧省治。也就是现在的下塞因州的州治，在巴黎的西边；两处相距约180公里。

② 西洋从中古时代起，每一个有领地的封建主（领主）必定有一个名叫“堡”Chateau的大建筑物，它在当时是兼具城堡和公馆两种用途的，所以日本人或译作“城馆”；这究竟生硬一点。我因为它在近代已失去城堡的作用，只能算是一种宅子，所以译作“古堡”。

娉妮预备上车了，这时候男爵夫人正被人扶着下楼，一边是她的丈夫，另一边是一个伺候卧房的贴身女佣人，高大强悍得像是一条好汉，她是下塞因州的诺尔曼第女子，年纪至多是十八岁，但是看起来却像是至少也有二十。这一家人差不多当她是第二个女儿，因为她的妈原是娉妮的奶妈，本人名叫萝萨黎，正是娉妮的奶姊妹。

萝萨黎的主要任务就是专门伺候女东家走路，女东家由于一种使自己不断抱怨的肥胖过度症，这几年以来早已变成了异常庞大了。

男爵夫人很急地喘着气走到了古老的宅子的台坡儿边，望见了天井里满是流着的水就喃喃地说道：“这真是不讲道理。”

她丈夫始终是微笑的，这时候回答道：“打定主意要动身的原是您哟，阿代拉伊德夫人。”

“阿代拉伊德”这个女性的教名是很神气的^①，她使用了它，所以她丈夫每逢提到了它，一定用某种略带讥诮的敬意加上“夫人”这个尊称拖在后面。

随后她又提步走了，很费事地上了车，把车子的弹簧压得紧紧的。男爵坐在她的旁边了，娉妮和萝萨黎都坐在倒座上。

厨娘吕狄温搬来了好些外套之类盖着他们的膝头，此外把两只篮子塞在他们的腿子底下；随后她攀到车子前部的座位上，坐在洗蒙老爹旁边，用一铺大的毡子包住了全身。管宅子的人和他的妻子在关好车门的时候致敬了，他俩接受了最后的吩咐以后，就把那些应当带走的箱子用一辆行李车装好跟着同

① 阿代拉伊德原是欧洲中古时代日耳曼帝国一个皇后的闺名，以有功于基督教，遂由皇后被人尊为女圣徒，她的闺名就变成了教名。

走，末了，大家动身了。

赶车的是洗蒙老爹，他在雨底下低着头又弯着背，身子包在一件三重披肩的长外套里边。呼啸的暴风雨打着玻璃，淹着路面。

那辆柏林式的马车被两匹马展开快步拉着走了，在河沿上循着成行的海船旁边弯弯地向着河的下游走了——那些海船的桅杆绳索如同剥了皮的树林子一般愁苦地撑在湿淋淋的天空下面，随后车子又沿着立部台山的大道走。

不久，他们在那一带草滩^①中间穿过，偶尔有一枝被淹的垂柳，神情萧飒地披着垂丝，在湿雾当中显出凝重的影子。马蹄答答地响个不停，四只车轮激起了成团的泥浆。

车上的人都是不说话的，他们的心灵仿佛也像大地一样是湿透了的。男爵用没有神气的眼光望着单调而泥泞的田园，他妻子仰着脑袋闭着眼睛靠在座儿上。萝萨黎膝头上搁着一个包裹，用乡下人的简单头脑想着简单的事。但是娉妮就不同了，她在这种温暖的大雨里，正同一种关在户内的草木重新被人移到露天里一般感到自己是复活了的，兴趣浓厚得像是密集的枝叶掩蔽着她的心不教它发愁。所以她尽管不说话，但是她真想唱歌，真想把手伸到车子外面接些儿雨水来喝，并且因为自己被快马拉着走，看得见风景的惨淡，而且又有车子在雨水泛滥中间保护着自己，她是很快乐的。

后来，两匹牲口的毛片发光的臀部，在狂雨之下散出一阵沸水般的蒸气。

① 草滩是畜牧的一种设备，就是在水边不可耕种的地方散布草子使它长出来，以供牲口啃青，也可以刈下晒干以作槽头的饲料。

男爵夫人慢慢地睡着了，她的脸是被六绺卷成螺旋向下垂着的头发框住的，也慢慢地俯下来，软绵绵地被项部上的三层宽大的褶皱托起，她的胸部丰满像是一片涨潮的海，海面恰好和项部最低那一层褶皱相连。每逢呼吸一次，她的头必然昂起一下随即又落下来；颊部鼓起了，同时，她两片半开着的嘴唇当中传出一道响亮的鼾声。他丈夫对她偏着身子弯过来，从从容容在她那双叉在自己大肚子上面的手里，放了一只小的皮夹子。

这个接触惊醒了她；于是她用那种瞌睡中断的迟钝动作睁开半醒的眼睛望着那东西。皮夹子落下来了，打开了。几枚金元和好些钞票都散在车子里了。这时候，她完全醒了；一串拍子急促的笑声突然发动了，那就是她女儿的快乐表情。

男爵拾起了那些钱搁在她的膝头上，接着就说：“都在这儿了，亲爱的朋友，那笔从艾勒多那一庄田的卖价剩下来的钱都在这儿了。从前我之出卖它，为的正是修理白杨堡，以后我们将要常常住在那地方。”

她数了一遍，那总共是六千四百金法郎，于是安安静静地把钱都收在自己的衣袋里。

他们的父母留给他们的农庄，本来一共有三十一个，卖到了艾勒多，那已经是第九个了。然而他们在土地上的收入每年还差不多有两万金法郎，倘若管理得法，那是不难于达到每年三万的。

他俩的生活真很简单，所以倘若他们家里没有一个始终敞开的无底洞，这种进款是够用的；那无底洞是什么呢？就是性情厚道。这种性情厚道之减少他们手里的钱，正像日光之减少池沼里的水一样。那东西流掉了，走散了，失踪了。怎样的呢？谁也一点不知道。他俩中间时常总有一个人说：“我不知道那是

怎么搞的，天天用了一百金法郎却简直没有买什么多的东西。”

这种手下松动的布施是他们生活当中许多很高兴的事的一种；而且大家视为那是一件高尚动人的事。

娉妮问道：“现在那可是美丽的了，我的古堡？”

男爵快乐地回答：“将来你会看见的，女小子。”

但是狂雨的劲儿渐渐减轻了；随后不过是一种雾气，一种像飘动的灰尘一样的极细的雨。天空的黑云仿佛上升了，变成白的了；后来，一长道斜射的日光忽样从一个简直没有被人看见的窟窿里落到了草滩上。

不久，云开了，天空的蔚蓝渐渐露面了；随后如同一铺被人撕开的幕布似地，那道开了的口子扩大了；一片彻底明净的蔚蓝天色终于在宇宙间展开了。

一阵清风来了，那像是大地的一道表示舒服的叹息；等到他们沿着许多园子或者许多森林走的时候，偶尔听得见一只抖着身上羽毛的鸟儿的快活歌声。

黄昏到了，除了娉妮以外，大家全在车上打盹。为了教牲口休息和吃点拌水的草料，他们在沿途的店子里停了两回。

太阳已经落下去；钟声远远地四处响着。在一个小镇上有人点起了风灯；天上发现星星了。好些点着灯的房子疏疏落落从黑暗当中射出一点火光；末后，月轮忽然从一个山坡后面透过杉林的枝叶中间涌出来，那是发红的，庞大的，并且像是因为瞌睡而没有神采的。

天气是非常温和的，温和得教他们没有拉上窗口的玻璃。娉妮倦于冥想了，满意于快乐的幻境了，她现在休息着。偶尔一阵呆坐过久的麻痹之感教她重新睁开了眼睛；于是她望着外面，从明亮的夜色里看见了一个农庄的好些树木在近边穿过，

或者几条疏散地躺在空地里的牛正抬起头。随后她更换了坐的姿势，极力追踪一个有了轮廓的梦想；但是她耳朵里满是车子继续不断的隆隆之声，她的思想又因而发倦了，终于闭上了眼睛，觉得精神正像肉体一样都是疲乏的。

然而车子忽然停了。好些男的和女的掌着风灯站在车门前。他们走到家了。娉妮突然醒了，很快地跳出来。她父亲和萝萨黎在一个佃农的灯光之下，搬也似地扶着男爵夫人向前走，她是十分困乏的，疲惫得不断叹气，并且用一种精力衰竭的小声音重复地说：“唉！老天！我的可怜的孩子们！”她什么也不想喝，什么也不想吃，到床上躺下就立即睡着了。

娉妮和男爵，父女俩对着吃宵夜。

他俩互相望着微笑，在桌子上手握着手，末了他俩都动了一阵孩子气的快乐，于是一同开始来参观这所经过修理的住宅。

那是一所高而且大的诺尔曼第式的住宅，像农庄也像古堡，当年建造的材料原是洁白的石材，现在久已变成了灰色，为着住一个家族，那是很宽敞的。

一条非常宽大的穿堂把房子分成左右两部而且贯通着它，两面都开着一扇大门。一架双面的扶梯像是横跨着这条出进的路，在中央留下空档，梯级像桥一样从两面分开向上升，直到楼上才汇合到一处。

楼下，他俩靠右面走进了一间大得过度的客厅，客厅里的壁衣^①的图案全是在枝叶下面散步的飞禽。整套家具都蒙着细密

① 壁衣是一种用帆布做底子的刺绣，主要的用途是挂在墙上作美术品，和我国挂字画的作用相同，而且尺寸大都是高大的；此外又用它做材料蒙在家具上，当作一种靠垫之类使用。

针甞的壁衣材料，上面绣的全是拉丰登《寓言》^①的故事；末后媼妮寻着了她在很小的年龄心爱的一把椅子竟快乐得浑身发抖了，椅子上面绣的正是《狐狸和白鹤》那个故事。

在客厅旁边，有一间满是古老书籍的图书室和两间没有指定用途的屋子。靠左面，是饭厅，厅里的木板全是新装的，是换洗衣物存储室，是餐具储存室，是厨房和一小间浴室。

一条过道把二楼楼面截做两半。一共有十间屋子，屋子的门都排在过道上。媼妮的卧房正在右手的尽头。他俩走到卧房里了。那是男爵新近把它收拾得崭新的，简单地陈列了那些藏在阁楼上面未经使用的壁衣和家具。

好些很古老的佛拉莽^②民族出产的壁衣，在这屋子里添加了许多罕见的人物。

但是发现了她的床，女孩子迸出了好些快活的叫唤。在四只角儿上，有四只橡木雕的大鸟抬着床，鸟身是乌黑的，打过蜡的，发亮的，真像是床的守护天使。床的两边的木板都雕着成串的花和果子；四枝精巧地雕着百褶纵纹的柱子，在头儿上都顶着戈林忒式的斗拱，托起一圈雕着蔷薇缠绕爱神的飞檐。

这床雄壮地立在屋子里，尽管木料由于年代久远变成了棕色，因而有些严肃意味，然而究竟是富于风韵的。

床面的罩单和床顶的天幕都像是碧空似地闪着光辉。那都是用一种深蓝的古老丝织品做的，疏疏落落用金线绣着好些大朵儿百合花。

① 拉丰登是法国十七世纪的大诗人，他所作《寓言诗集》是文学上不朽的杰作；下句《狐狸和白鹤》就是其中的一首。

② 佛拉莽是一种同荷兰人极其邻近的民族，其分布的区域，在法国北部有法国佛郎德尔省，在比国有东西两个佛郎德尔省。

到了好好地赞赏过自己的床以后，娉妮就举起手里的烛照着卧房里的壁衣，去设法了解那上面故事的题材。

一个青年的贵族男子和一个青年的贵族女子，身上穿着有红有绿而且有黄的衣衫，衣衫的款式也极其异样，他俩在一枝结着雪白的果子的蓝色大树下面谈天。一只大白兔子嚼着一点点灰色的草。

正在这两个人物的头顶上，在一个用写意法假设的远处，望得见有五座尖顶圆身的小房子；在更高的处所，几乎伸入半空，另有一架红色的风磨。

好些簇织成细枝的花纹环绕着这一切。

另外的两幅也很和第一幅相像，所不同的就是看见有四个身着佛拉莽式服装的矮小人物站在那些房子外面，向天空举起胳膊表示他们那种极端吃惊又极端生气的神情。

但是最后一幅所表现的是一个伤心的场面：兔子始终嚼着草，那个青年男子像死人似地躺在它旁边，青年女子望着他，她自己胸部上刺进一支利剑，树上那些果子已经都变成了乌黑的。

娉妮发现那幅织品的一只角儿上有一只极小极小的动物，倘若那只兔子真是活的，可以把那动物当做一点点草屑吞下去。这时候，她简直无法了解了。然而那动物是一头狮子。

于是她才认得那是比拉墨和获思蓓的恶运^①了；末后，她

① 这是古代巴比伦的神话。比拉墨是获思蓓的情人，他于赴幽会之时发现获思蓓的覆面长巾被狮子撕毁，以为她本人亦必遇到危害，遂因悲痛自杀。实则获思蓓并没有遇见狮子，反而在听见比拉墨因自杀而叫唤之时找着他，但是他已经死了；于是她也自杀。这悲剧是在一株大树下面发生的，自从这一对情人自杀之后，那株树永不再结红的果子了。此故事在欧洲流传甚为普遍，演绎而成文学和绘画上的好些题材。

虽然因为这些图案的简单性而微笑起来，不过觉得自己置身在这类爱情冒险故事包围当中是有幸福的：将来，这类故事会不断地向她心里谈起种种被人珍爱的希望，会教古代传说上的温柔意味每天在她的梦境中间盘旋。

其余的陈设品萃集了种种最不一律的作风。那是种种被历代祖先留传下来的家具，使得古老的房子都变成了杂乱无章的博物馆。她看见了一座制作得极好的鲁意十四世时代式的五斗橱，橱上镶着光彩夺目的铜件，旁边摆的却是两把鲁意十五世时代式的太师椅，上面依然蒙着当日的花绸。一张花梨木的柜式书桌^①和壁炉遥遥相对，壁炉上面摆着一座盖在圆形玻璃罩子里面的帝政时代式的钟。

钟的本身是一只青铜质的蜂房，被四根大理石柱子挂起凌空地悬在一个满是金色花草的小小园地上面。一枝纤细的钟摆从蜂房的一条长长的缝儿里伸出来，不停地在园地上面晃着自身末端的一个珐琅质翅膀的蜜蜂子。

钟面子是彩色陶质的，嵌在蜂房的腰部。

它报着十一点。爵爷吻过了女儿就退到自己的卧房里去。

① 室内陈设品无论巨细，在西洋都有作风上的艺术派别，因此构造和雕饰都因时代先后而款式不同。鲁意十四世和十五世都是法兰西王，前者的在位时期是一六四三至一七一五，后者是一七一五至一七七四。帝政时代是一八〇四至一八一五，其时拿破仑一世自称法兰西皇帝。柜式书桌是帝政时代的家具，轮廓是一张小巧而不很高的柜子，柜身则分作上下两部，每部各自有门以供启闭；下部的门和一般的门相同是竖着开的，上部的，正如我国书箱的门可以横着拉开，不过是和书桌相连的；所以闭起是门，而拉平放开则成了一个桌面子，用铜件扣稳以供读书写字之用。它和上海地方语所谓“写字台”绝不相同。

这时候，娉妮只好恋恋不舍地睡觉了。

她最后向卧房里扫视了一周才吹熄了蜡烛。不过她的床只有她睡头的那一端是靠墙的，床的左面有一扇窗子，一道月波从那儿进来，在地上铺开一块方方的光亮。

光亮反映到各方面的墙上，那都是淡淡儿的，微弱地拂着比拉墨和荻思蓓的静止爱情。

从靠脚那端另外一个窗子里，娉妮望见了一棵满浴着月光的大树。她侧转了自己的身子，闭上了眼睛，随后经过一些时，她的眼睛又张开了。

她自以为依旧觉得车子的颠簸正摇着她，车子的声音继续隆隆地在她的脑子里响。首先她躺着没有动弹，指望这种休息可以终于教她睡得着；但是精神上的焦躁不久就侵入她的全身了。

她的腿有点抽掣了，那是一阵渐次增加的潮热。这时候，她起床了，赤着脚，赤着胳膊，身上只有一件长的衬衣，使得她有点像个幽灵的样子，她跨过地板上的那片月光，走到窗子边推开它向外面眺望。

夜色明净得像是白天，青年女子认出那一整片被她从儿童时代就留恋的地区了。

首先，在她的对面是一大片在月光下面黄得像奶油一般的草地。两棵巨人般的大树挺着尖顶立在古堡的前边，靠北的一棵是桤悬木^①，靠南是菩提树。

在这一大片草地的尽头，一带小小的灌木林标出了这份领域的界线，至于给领域防护海面暴风的，那是五排古老的榆

① 桤悬木的通俗名称是法国梧桐。

树，枝柯拳曲，受过剥削侵蚀，树顶如同被人剪裁过一样形成了屋顶般的斜坡，都是由于那种一发必定势不可当的海风的灾害。

这种风景区样的地方，左右两侧都有一条种着无数高大异常的白杨的树荫便道做界线，隔开了主人的住宅和两面附属的农庄；这两个农庄之一是顾雅尔那家人佃种的，另一个是马尔丁那家人佃种的。

那些白杨树替古堡定下了名称。在这一圈范围之外，就是一大片没有开垦的平原，长着些金雀花，日日夜夜被海风翻动。再过去，海岸突然变成一道高达几百米的悬崖，壁样地陡，雪样地白，崖脚全没在海波里。

娟妮望着远处那一长道微微荡漾的海波，那仿佛正在星光下面酣睡。

在这种不见日光的平静环境中间，大地的一切气味都散开了。一枝攀到楼下那些窗子四周的素馨花，不断地吐出它那富于钻透力而且杂着新生嫩叶的清香的气息。好几阵不很急的急风带着含有盐分的空气的和海藻粘液的怪味儿过来了。

最初，这青年女子尽量享受呼吸上的快乐：田园间的休息像一次凉爽的沐浴似地使她归于安静了。

某些动物，在快到傍晚的时候才醒过来，在夜色的宁静气象中间却藏匿他们的晦暗生活，但是这些动物的全体到了现在这种半明半暗的光线中间，又都悄悄地活动起来。好些绝不叫唤的大鸟如同斑点似地，如同黑影似地在空中飞过；好些不可目睹的昆虫的嗡嗡声音触着人类的听官；好些没有声音的追逐穿过满是露水的野草或者没有人迹的路道上的泥沙。

仅仅只有几只愁闷的癞头虾蟆对着月光发出它们那种短促单调的噪响。